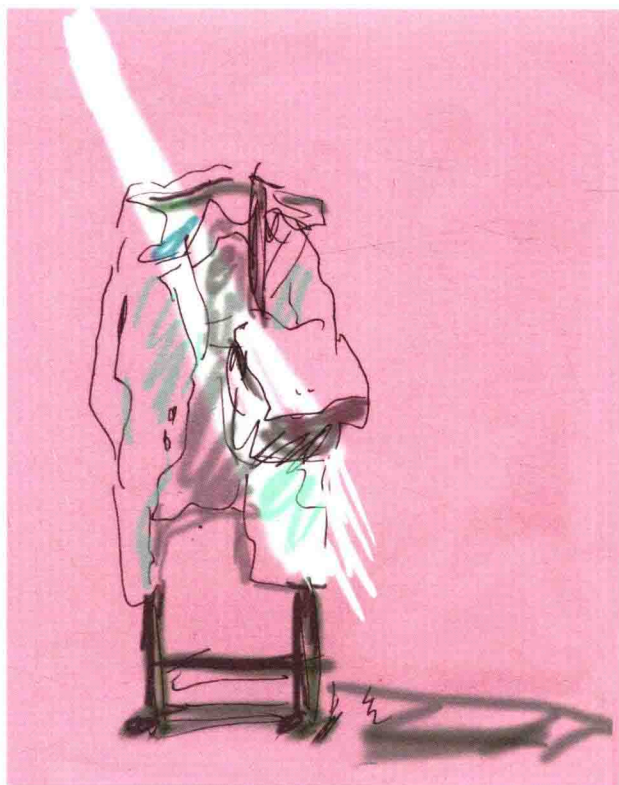


晚
风
细
雨



刘大任 / 著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
刘大任集

刘大任集

晚风细雨

刘大任 / 著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风细雨 / (美) 刘大任著. -- 深圳: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80709-800-3

I. ①晚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1432号

晚风细雨

刘大任 著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18034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2号)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数: 100千字 印张: 6.375

ISBN 978-7-80709-800-3 定价: 55.00元

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(小兒)

①

晚風習習

• 副大任

我在父親書房裡整理他的遺物。書房在公寓四樓的這間書房，採光佳，桌椅也不笨拙。擺下^一桌一椅一櫃之後，也有迴旋餘地。父親最後的十年，大半時間消磨在這兒，房中^因每一樣東西都留下了他的印痕。整理這些東西，~~因~~~~因~~~~因~~不能不^因生貴刑的感念，但我又不能不堅持下去。

書房向北面開了一排窗，面積也不小。且^北日暮初昏的日子可以遙望^遠遠地^望望^遠遠的山巒^餘餘^望望^遠遠。或許^{父親}當初選這一間做書房，^就就^是是^因因^此此。但這難得的一處空間悶氣氣，卻佔據^了了^這這^間間^的的^空空^間間。站在窗前，^{不免}不免^有有^充充^足足^的的^不不^安安。窗

切過一條排水渠，^推推^開開^一一^道道^堤堤^壩壩，水流不^用用^門門^隔隔^開開。

很通畅，往年从睡着后泥土臭水，间或便闻得
到一股幽重的霉土间臭味。只有刮风季节间
间放水的时候，才弃睡不息。

父亲的晚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竟略似这
种局面。

如果去年没有随父亲回一趟他的老家祭祖，
探亲，或者他就一生都带着这个臭水区的味道
回任父亲，也许不是。

十一月^{中的}，台北的雾层在低低沉沉，压住了
屋脊，压在颈项。空气沉闷不雨，天色灰暗昏
明。书房凌乱地堆叠着父亲的遗物，衣帽鞋袜，
书报杂志，文具档案，图片字画……哪些该留？
哪些该去？哪些该送？哪些该烧？每一件东
西都是一切决定。但我迟迟不能决定。一种力不
能心的感觉，胃脘一样，膨胀着。摸抚在面前
的，仿佛就是解开了的父亲的一生，写得辞措

目
录

序 我的父亲母亲：刘大任《晚风习习》
《细雨霏霏》序 /王德威

/1

自序 抗战一代人

/13

晚风习习

/23

细雨霏霏

/103

附录 二流小说家的自白 /刘大任

/183

序



我的父亲母亲

——刘大任《晚风习习》《细雨霏霏》序

王德威

“人心里可能真有些东西，连历史都无法阻绝。”

刘大任的小说久违了。在新作《细雨霏霏》里，刘大任写出一则悼亡故事。母亲逝世将近十年后，他回顾往事，怀念母亲的音容笑貌，母亲和父亲不快乐的一生，还有六十年前一代外省人渡海来台的种种悲欢离合。《细雨霏霏》的题材不算新鲜，刘大任的叙述简约低调，其中却包藏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。小说本为虚构，但对照刘大任以往的文字，《细雨霏霏》想来有不

少自传成分，而刘的行文夹述夹叙，几乎有了抒情散文的气息。

《细雨霏霏》必须和刘大任的《晚风习习》（1989）并读，才能更体现作者感时伤逝的况味。《晚风习习》写的是逝世不久的父亲，以及他们那个充满挑战乱离的时代。父亲是五四后的一代知识分子，在启蒙革命的号召下走出穷乡僻壤，却因为性格和命运的拨弄，有志难伸。父亲的一生是个节节溃败的故事。及至他退守台湾，事业每下愈况，他的失意困顿甚至已带有国族寓言的色彩。与此同时，作为人子的刘大任逐渐长成。他对父亲的叛逆和疏离依稀有着父亲年轻时代的影子，但中年回首，竟一样有了徒然的感慨。

然而父与子之间毕竟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。那不只是至亲的伦理关系，也是男性本能的默契和矛盾。刘大任写小学六年级和父亲洗温泉，“第一次看见他勃起的阴茎”，从而“以最原始的方式创造了我这个意念便化为本能的羞耻，固结在我的意识里，开启了我对他的叛

逆”。性的启蒙，生殖与创造，衰老与死亡，父亲是以他的血肉之躯示范着什么是生命最根本的欲望，和欲望的冲动与不堪。

这一切以父与子的返乡之旅作为了结。彼时两岸隔绝，父亲的辗转回乡因此更有了些冒险意味。当年迫不及待要逃离的故乡，现在成为迫不及待要回归的故乡。人生一瞬，世事如烟，望着跪倒在先人尸骨无存的坟堆间、号啕不已的父亲，刘大任写道：“我至今也不明白，是什么力量让我走向父亲旁边，屈膝跪下。一切发生得那么快，那么自然。”这一跪无关封建礼数，而是更邈远的、对生命赓续的直下承担。在那一刻，父亲和儿子“仿佛是在现世以外超理性的非空白里，会过一次面”。

对刘大任半生经历略有所知的读者会明白，这一刻确是来得不易。刘出身台大哲学系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加州柏克利大学攻读政治。那些年美国学运反越战，中国“文革”，法国工运，革命解放的呼声甚嚣尘上。刘未几投身政治运动，因此放弃学业，甚至上了国

民党禁止回台的黑名单。今天谈海外左翼运动，尤其“保卫钓鱼岛”那一段，不能不记上刘大任一笔。作为社会主义的信徒，刘大任曾唯科学理性是从。要经过多少呐喊与彷徨之后，刘方才了解“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霆电闪间，有一个暧昧领域”。而父亲以他颠簸的一生，他的大去，引导刘大任进入这一暧昧领域。

《晚风习习》因此是刘大任试图与他父亲——和父亲所经历的那一个时代——和解的尝试。传统与现代、主义与迷信、理性与原欲、此岸与彼岸这些对应都太“五四”，太简单，难以解决其间的种种“暧昧”领域。革命和运动之后，千百万的人生还要继续过下去；狂飙的岁月已经远去，留下来的断井颓垣却得有几代人来清理。晚风习习，中年的刘大任回忆暮年的父亲，惊觉父子的路何其不同，又何其相似。他的不只悼念父亲和他那一代人的灰飞烟灭，也更不免有了“此身虽在堪惊”的感喟吧。

《晚风习习》写的是一位民国的父亲。将近二十年后，刘大任以《细雨霏霏》为一位民国的母亲作行状。两部作品虽然没有刻意对应，有心的读者还是可以看出种种关联。母亲来自书香世家，因为种种原因下嫁不算门当户对的父亲。战争和流亡逐渐磨砺母亲的风华和志气，到了台湾，她成为一个子女缠身、镇日为柴米油盐打算的小公务员妻子。这是对同床异梦的夫妻，但是再大的争吵似乎还不能动摇家的根本。故事中的刘大任兄妹是在既敏感又懵懂的环境中成长。

《细雨霏霏》写外省家庭初到台湾的艰难以及与本省家庭的互动，平实细腻；写作者少年成长的部分则显得平板。刘大任的风格从来是老成的，也许并不适合描摹青春期以前的那个世界。唯其如此，他叙事的距离感反而意外衬出故事的重点：对孩子们而言，终其一生，母亲是个不能也不愿被理解的人。母亲“不是个快乐的女人”；她甚至是个“不会哭的女人”。

母亲何以不快乐？如果父亲的失落来自一个时代的

辜负，一种抱负的幻灭，母亲的抑郁则隐藏着更细腻的问题。刘大任娓娓诉说种种可能：也许是因为当年下嫁父亲的委屈，也许是受够了迁徙流离的痛苦，也许是生下原本不想要的小女儿，也许是父亲与邻居妻子外遇的结果，也许是父亲肺病带来的家庭危机。终于有一天母亲崩溃，变成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。即使如此，母亲没有眼泪。

当父亲的困顿遭遇引导读者归纳出一个说法，甚至投向一则国族寓言时，母亲的歇斯底里症却是那样线索分陈，拒绝任何表面叙述的可能。由此引出的性别与叙事的差距，已经耐人寻味。但刘大任毋宁是借此试探另一种想象、回顾历史的方式。母亲日后在宗教中找到救赎，但症结并没有解开——直到刘大任又写出了一段返乡探亲的情节。

在两篇分别关于父亲、母亲的小说里，刘大任都以返乡作为情节的转折点。《晚风习习》里的父与子返乡为的是回溯家族谱系因缘；《细雨霏霏》父与子（还有

小妹)返乡则为的是重会当年留在大陆的大女儿。在结构上刘将同样的故事主题重写了一次，但重点何其不同。如果《晚风习习》的返乡代表男性的宗法关系的完成，《细雨霏霏》所描写的家族团圆之旅则指向更深一层的离散和创伤。这趟返乡之行缺了一个要角——母亲，理由是她不愿意重回伤心地。当父亲抱着一个生在大陆，一个生在台湾的女儿大哭，“嘎哑苍老，夹杂着喘气干咳，重复不停，就一句话：‘对不起你呀，对不起你呀……’”原应是小说的高潮。但故事并未就此打住，我们终于知道大陆女儿的父亲其实另有其人。

《细雨霏霏》里冷淡的夫妻生活原来埋藏了一段不可告人的秘辛。母亲曾经出轨，因为她不甘心只做妻子做母亲，她要做女人。这是典型的《包法利夫人》(*Madame Bovary*)故事了，但刘大任志不仅在此。如果母亲曾经不贞，父亲也曾有外遇，他们的婚姻何以竟维持下来？何以父亲又如此不辞辛苦找寻母亲的女儿，而且重逢之际如此真情流露？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人子，他

要怎样地面对他的父亲母亲？

《晚风习习》中那个把玩鸡血石，核雕密戏的父亲到了《细雨霏霏》中更是不堪。晚年他在理发厅按摩解决性欲需要，成为笑柄，而母亲结扎了输卵管，并多年为风疹块所苦。禁锢的欲望，被结扎了的本能；刘大任笔下的父亲和母亲在伦理角色背后，挣扎作为一个男人和女人。当他们的痛苦内化成为病，为怨怼，为歇斯底里时，任何的国家民族大义似乎都显得无关紧要了。

然而刘的笔锋一转，他真正要叩问的是，在历史的虚无和混乱之后，在欲望的废墟间，是否还有些东西留得下来？《细雨霏霏》中痛哭拥抱妻子私生女的父亲，岂不比《晚风习习》中痛哭在故乡坟场中的父亲，更来得撼人？陡然之间，他晚年猥琐的形象开始熠熠发光。而不愿见到女儿的母亲在病危之际，终于在其他子女的安排下，在台湾见到女儿。她最后的期望是，“把爸爸的那张(遗照)照片带来”。这又意味什么样的罪与赎？

父亲与母亲一辈子不投缘，却有道是无情更有情的担待，也有爱屋及乌的义气。刘大任曾一度献身的社会主义信仰，竟然在父母悲欢离合的人生里，找到不可思议的例证。

回到《晚风习习》那句引人深思的话：“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殛电闪间，有一个暧昧领域。”刘大任曾借着悼念父亲，试图涉足那个暧昧的领域。二十年之后，借着悼念母亲，他更进一步进入那个领域。他必须对他父亲母亲那一代做出更私密，也更包容的观察。那真是历经重重忧患的一代，而忧患又何尝止于国仇家恨而已？

比起《晚风习习》，写《细雨霏霏》的刘大任少了些“抉心自食，欲知本味”的凌厉，但是创痛仍然在那里。俱往矣，父亲和母亲那辈民国儿女，他们的欢乐，他们的忧伤。在一切的不圆满之后，刘似乎体会了革命启蒙、男欢女爱以外的情义，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：“人心里可能真有些东西，连历史都无法阻绝。”他学会